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録監生臣沈桐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

選舉

雜議論上

唐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而已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詩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

亦席待賢之意請依古制令縣令察孝廉其有孝義廉恥之行而通經者薦之于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議之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等議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取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

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王莽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專尚浮侈德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禍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立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

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
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衆論以為舉
進士久矣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廣德元年綰復上貢舉條目曰孝廉舉人取精通一經
每經問義二十條試策三道每日問一道經義策全通
為上第付吏部便與官義通七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
下第者罷之習論語孝經孟子此三者為一經其試如
上先取在家有孝義廉恥謙恭之行好學不倦通經義

幷堪對策者縣令徵于鄉里送名于州刺史與曹官對試以其通者送省隨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又冠難之故衣冠多去故鄉許所在州縣舉所諳知者秀才舉人準舊格試方略策五條望人之精通五經每經準孝廉例問義二十條對策五條每日試一道全通為上第送中書門下超與處分經通七策通四為中第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凡舉人自縣至州不得自陳牒比來到狀保辨識牒等請並停明法舉人付刑部考試疏

入帝問翰林學士或以進士明經行來頗久不可頓令改業遂勅與舊制兼行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後懲乂其失凡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下及陸贄秉政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暱招賂遺無實才贄乃上狀畧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選舉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揀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任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補用之是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

以後曁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部選惟髙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答曰黄散已下悉委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黄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揀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

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

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
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
熙固亦難矣臣待罪宰相懷竊位之懼乏知人之明自
揣庸愚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
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
審官粗立綱制凡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
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
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

薦揚終身保任各于除書之内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府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仕任議其資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薦舉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

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徳之盛者也然于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于用既用則勿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

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于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于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于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置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説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濳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戸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于臣謀不責成于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𫿞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

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懐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于言能果于行惟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于臣臣復以事質于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閲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主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人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

宰輔常職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絶私薦于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于人若訪于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若訪于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揀寮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于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

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人于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僥求將務得人無易于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于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

者于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于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于按名責實宰臣之進序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慣曠庶職慣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别能否無别則砥厲漸衰砥厲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于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麤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于選士之道豈不傷于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此乃近于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于聖聰捜擇頗難于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于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于舉用而不易于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

不精于法制而務精于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

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于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于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按馬端臨曰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部所

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秖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又

曰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之中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傲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雖名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于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至于五代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

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洪邁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或撓于親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髙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

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韋紓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登科記作張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愈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
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
歲月按摭言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
韓愈薦十人于傪德輿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
内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
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
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須其七元和元年崔邠放李紳三年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又曰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

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後唐明宗時禮部貢院新立條件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經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貼由分明却令自看或是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懐疑者許請本經面前撿對如實是錯悞即更于帖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駮牓出多稱屈塞今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官錯書不粗請別狀陳訴

再加考較如實錯悞妄陳文狀當行嚴斷一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貢院當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御史臺受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取受貨賂昇擢親情屈塞藝能應副囑託及不依格去留請行朝典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自後入省門搜得者不計多少扶出殿將來一舉上鋪後搜得者扶出殿兩舉一遞口授人迴授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準例扶出殿三舉一藝

業未精準格落下及見駮牓妄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
及誣陷别人帖對數多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勘
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徇私屈塞請行朝典虛妄者痛
行科斷牒行本道重處色役永不得舉同保人連坐各
殿三舉
晉高祖天福五年禮部侍郎張允奏曰前代未設諸科
始以明經俾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禮三傳
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縉紳之士亦絀黜而無

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已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此等多不究義惟攻帖書文理既不甚通名第豈可妄與且當年登科者不少相連起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貢闕輦轂之下須有稽留怨嗟自此而興謗讟因茲而起但令廣場大啟諸科並有明經者悉包于九經五經之中無出于三禮三傳之内若無釐革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伏請停廢又奏國家懸科待士貴務搜揚責實求

才須除訛濫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吏無心而習業濫餬徭役虛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勅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

漢奏薦條格一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每年許薦五人舊許三人不帶使相藩侯每年許薦三人舊許二人防禦團練使每年許二人舊許一人只奏巡屬員闕不得薦于他處州府

不得薦新罷任過格人所薦人歷任文書隨表送中書門下未有官者當別比擬應諸道見任州縣官申奏考滿後未有替人本道或籍其幹能且令勾當准長興三年五月節文

一諸道應奏薦州縣官員未有正官者只許奏授初官不得奏為令錄准長興四年五月節文

一應諸道藩鎮防禦團練使舊奏薦并前項州縣等官准勅許奏薦見在幕中攝職及見攝管內州縣官據合奏人數皆正所攝不許橫薦及不得薦外管前資州縣官准長興四年八月節文

一諸州

防禦團練刺史奏薦攝試官充判官及推官巡官者今後宜加選擇或未任官職及無出身者不在奏舉之限

准天福四年七月節文　一諸道藩鎮防禦團練刺史如本幕有闕合奏薦除授者不得横薦前資州縣官及諸色職員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一

選舉

雜議論中

宋太祖以唐末進士不第多至失職乃廣開科舉然每歲放榜所取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所得率江南之秀真宗景德二年帝謂寇準等曰方今文武多士豈無才識優異未升進

者耶至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才實亦為國之遠圖也因出唐制科之目採其六用之四年中書門下言應制科之陳絳夏竦史良等三人文論稍優可預名試上謂輔臣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藝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才安得而知朕以為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有經義參之時務王旦曰文風丕變由陛下道化因命兩制各上策問而擇用之時魯宗道又言守

令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帝從其言仁宗慶歷八年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否則

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自祥符後朝廷之議益循寛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行之人自知恩未見有奬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顧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不因保任更增展年考

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有員闕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英宗治平初同知知諫院司馬光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其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材不可誣也是以古人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或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

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户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來只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葢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參知政事歐陽修曰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

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取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

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西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以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

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

南當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人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

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蓋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籍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耳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

遵舊制乃務擇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邊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茍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亂賊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賢材牢籠不逞前別有術

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耳近年以来舉人盛行懐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論者謂光之説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修之説主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

則修説為是神宗從王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用經義哲宗元祐初司馬光極陳其弊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詩賦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命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

何必以利害脅誘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預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帝乃更科場法太學博士呂大臨嘗上選舉六事曰古之長育人材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

常恐士之競進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不患乎衆多也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乎競進也宜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立貢法以興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是仁宗朝尤以選人改京官爲重蘇軾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

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

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罷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

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

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

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

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刦良民以求茍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官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茍以其罪罪職司守令

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爲艱之至孝宗朝朱子嘗作改官議曰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内只言犯入己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

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見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即令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僥倖求進矣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官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

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閒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閒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閒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一累任

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又嘗為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度之密又足以

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獘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

貽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以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説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進士於大學其説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

者較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棄時政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獘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學校則遴選實有

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時楊萬作選法論以進其上篇曰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

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賄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以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

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為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

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匆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揺矣然則曷為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

也且朝廷何以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漸輕然後長吏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可漸革也其

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絶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科甲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

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愞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

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令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晉用山濤為吏

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答曰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耶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聞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顧朝廷

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

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執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

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至寧宗嘉定中嘗命監司守臣舉十科政績所知自代江東轉運司副使真德秀奏剌舉之法曰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使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於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凡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

權者葢欲其公於剌舉責任之意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爲監司者甫欲按核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剌之權有不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嘆膏梁庸騃茍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閒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政公道昭明寖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縉紳

間新故請托之弊未能盡革臣愚欲望聖慈詔戒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旨冢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别於治道豈小補哉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令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来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内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

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别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矻矻受此纒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人欲於妥帖平静之中容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説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為也然則用王謝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畧

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闒茸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盖天下之事雖貴於法守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徼倖者其才不應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為世用非所謂徼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

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名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纎悉無遺矣然祖宗

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邇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等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名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

二耳須史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壊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儆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

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容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

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令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

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予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

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唯無益而反有害也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絶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録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世不能易可

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葢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

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

宗徃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滛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禄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

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理宗寶慶間漕試數弊禮部侍郎曹彦約奏曰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試之弊莫甚於作偽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為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為牒試之法寛其進取之門未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他人之貫改三族以

認他人之親甚者改其祖父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監牒試其弊尚少臣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漕試之弊積習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為怪壞士之心術莫甚於此時舉摘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律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更改張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他郡欲廢漕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極費

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變舊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也與其詐偽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使之牒試隨其官職分其差等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五人則大郡可舉十人中下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

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牒門客者當如其舊以其川廣福建牒者郎官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寺監丞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公牘參以法令如是行之不增發解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為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偽後之為法不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其利害相去何如哉然州縣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牒鄰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

福建為鄰兩又與淮東為鄰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為鄰兩又與淮西京西䕫路為鄰若止許一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渙散而無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為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限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禮部禮部總其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部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其弊可革矣時詔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歳舉三人從右正言廉洒請也權司封郎官許應龍曰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

無執一之見葢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人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明植黨之弊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茍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儁則以老成為遲鈍寛厚則以嚴明

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其辨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兩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

人則加以謬擧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何事不立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章如愚曰前輩謂進士一科為宰相科則其人可知也當時取士兼采譽望廷唱或先審人物有以翰林學士之子而令覆試者陶穀之子（邴）有以宰相參政之子弟而皆罷之者李昉之子（宗）呂蒙正之弟（蒙亨）有以陛黜未公而再行考試者（王曾等言）有以取舍非當至擊鼓自陳者（徐士廉）有以賦落韻而特取之者（李迪）有以注疏異說而特黜之者（賈邊）有以上書可用

而道榜皆為通判者張齊賢有以儀狀秀偉而召見擢為第一者蔡齊國初取士之際猶不拘於法也或欲罷封彌之法范仲淹范鎮等或欲隆學校之教歐陽修或欲還田里之選趙師民或欲置經明行修之科司馬光皆欲考其素履兼采譽望如國初之制然時異事變難於卒行則亦相視太息而已又論舉主曰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闒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

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責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黄知陳自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令之逹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贓汙

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令之班引特為文具去黼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寛也昔邵餘慶劾舉主邵煜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芘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不罰而懼能

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昪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常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許論薦舊以不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惟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於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劾舉有限舉劾舉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

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終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閒視自夫監官郡守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尚與循資賈積善史用昭歷任書考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

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論堂除及資格曰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於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

用某人也必曰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銓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馬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横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

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壊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瓌奇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獘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聞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

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横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焉葢資格嚴則入望為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叙遷如此則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又久任論曰官守數易獘法也

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郯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

効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摶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相在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黄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

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温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郎

歲中三遷爲眞相何敏中自外郎歲中三遷爲眞相向敏中自外郎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孫洙論資格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紛紛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佚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獘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

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畀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閲而

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懟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巨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来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齗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養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

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

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還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冐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以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林駉曰有文學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既養之後也然則科舉之法既有文學矣焉可不設武舉乎宋朝

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略武勇之士時蓋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以先試大義次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郭子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麁材策論亦為無用蘇老泉之論謂不若方畧有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稍有亷恥則焉肯為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略之

堪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議臣之奏乎今朝廷所聞稍有聲稱者皆由武舉而得此其所取豈得謂之無益於世者如富如蘇之論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傑之士有不屑就焉爾如執此以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李日華曰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侄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

乞何其濫也

金世宗大定初每季選人至吏部托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留滯至後季尚不得去者髙衎三為吏部知其獘及授尚書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十九年九月命各道提刑按察司舉廉能吏加等遷敘監察御史魏初曰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月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

國得人章宗明昌初上封事者乞鄉以八行貢春官及
設制舉宏詞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鄧儼等
謂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八
行者乃亡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以中
和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
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犯十惡姦盜者不得
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
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選人試之中選擢之臺

閣則人自勉矣從之於是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學政等科聽內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內外五品以上薦於所屬詔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為鄉里所服者則從府州薦之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制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或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為常天德時或廢今復置取輒以百數恐乆積多不勝銓擬乞約取之帝曰若所誦皆及格

如何守貞曰視幼最誦而不訛者精選之則數亦不多也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通否易見豈容其濫帝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資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長玩其義使之蒞政人才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皆得為用臣謂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之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科出身似

可以激勸而得人矣時又特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因問宰臣從來孝義之人曽官使者幾何守貞以世宗時劉政對且言若輩多淳質不及事帝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其檢勘前後所申有可用者具以聞八月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仍注教職一等職任十一月尚書省奏

益都府舉王樞事親至孝兼博學善書特賜同進士出身附王澤榜宣宗貞祐四年三月監察御史完顏素蘭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以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賢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云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命隨

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乃詔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歲舉縣令一人時御史中丞李英又言兵興以来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奬進人才耳近来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為虚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為國家用從之興定二年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

時謂宰臣曰從来廷試進士日晡後即遣出宫恐文思
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時及覽彪程文愛其詞藻
咨嗟久之至五年三月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格外
多放喬松等十餘人有司奏請駁放帝以旱傷和氣不
許按李世弼金登科記序略曰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
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
詞賦初以經傳子史内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
注内出題以詩書易禮春秋為次循遼舊也天眷三年

於析津府試天德三年始親試於兩京貞元二年還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析津府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五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初試於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後及蔚州析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天德三年罷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别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三年還都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開科立定程限日

月更不擇日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日月路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依大定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場數人數格也天眷三年析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唱名遷都後於宣陽門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别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

者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来舉直赴部又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即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十一官第二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格也進士第一授丞簿軍防判第二授縣令此除授之格也五朝文獻通考曰金進士之制特重而諸紀中於廷試事多闕而不書孫承澤春明夢餘

録友學典惟載李世弼一序而其言與金史頗有異同未知孰是而特賜人姓氏之可見者天德前蘇保衡以宗衡薦賜進士出身天德中曹望之以户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世宗朝則有完顔匡以太孫侍讀試進士不中賜及第章宗朝則有胡光謙游總孔端甫魏汝翼劉震亨崔秉仁翟駒齊文乙孫可久陳信仁董戣李天祺康晉侯時琦劉摯升傅礪趙摯田扈方張介然李貞固等並以學行舉光謙端甫汝翼介然賜進士及第餘俱

賜同進士出身宣宗興定五年康琚以林州行元帥府經歷官乞赴廷試賜進士及第哀宗天興二年王輔以下十六人並以終場賜進士出身若海陵時孫梅以貴妃唐古鼎格家奴賜進士及第則濫甚矣